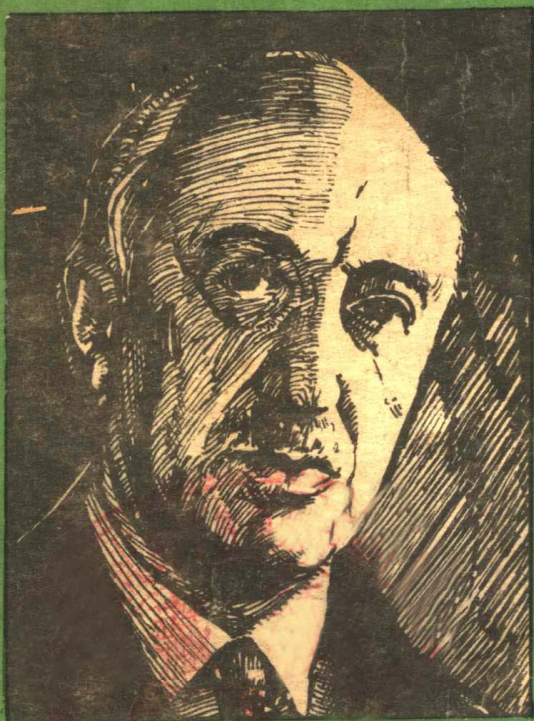


著亞洛莫列多安

敗之西蘭法

譯成化趙



社報德武

安多列莫洛亞著
趙化成譯

法蘭西之敗

武德報社

法蘭西之敗

——安多列莫洛亞——

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初版

譯者 趙化成
印刷所 武德報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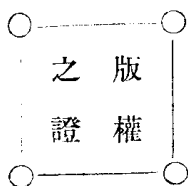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二七號

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二七號

發行所 武德報社
分售處 華北文化書局

電東 一五八八

電東 一四六八



實價 壹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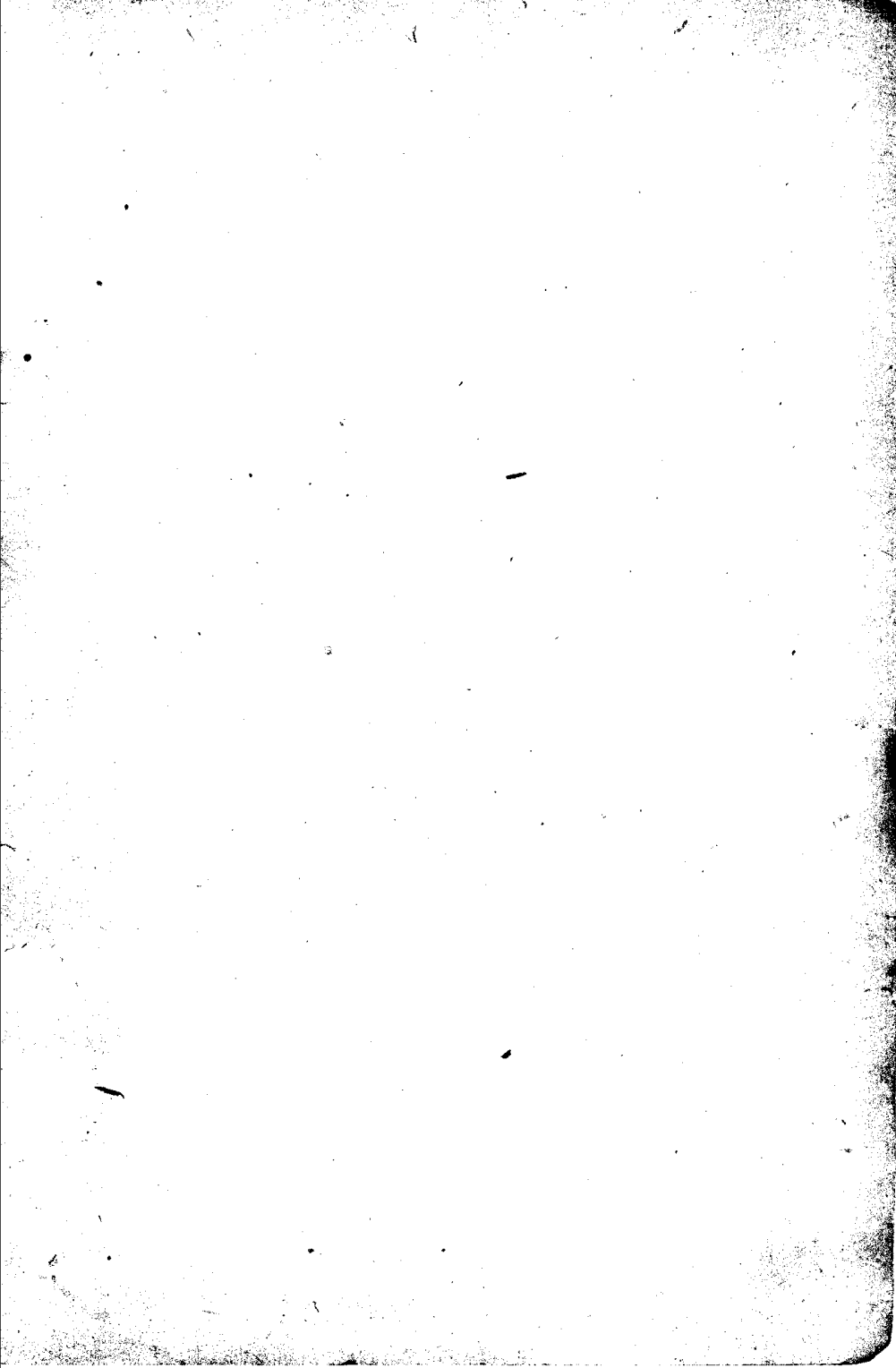


安多列莫洛亞近照

安多列莫洛亞著
趙化成譯

法蘭西之敗

武德報社



目 錄

原 序

譯 者 之 話

1	英法的戰備爲什麼沒有弄好？	九
2	開戰初期的八個月時光，英法爲什麼空費了？	一九
3	個人的衝突阻害了戰爭	五五
4	德國電擊作戰何以獲得迅速的成功	七九
5	德國是怎樣的離間了英法的邦交？	一〇九
6	法蘭西的悲劇	一三三

原 序

我是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到的美國。本來這一次戰爭，自從開戰直到德法休戰的這一段階之間，我是始終和英法軍隊共同過着戰線生活的，六月十日還負着軍事的使命，被派遣去了一次倫敦。在此情勢下，所以我便能立在這危急的悲劇之前，把英法兩國所扮演的劇情，是沉痛，真確而完整的看了個夠。而且在英法兩國軍政界的要人中，我的朋友又是特別多。所以到了美國之後，一般朋友們都跑來向我探詢真相。不過從一般朋友們的談話中，我感到這些人們之間雖然態度都很誠懇，確也有很多話語是毫無根據的。

對於一般因感情的衝動而流出的歪曲言辭，固感覺痛苦，但是離開事實太遠，對於我的祖國法蘭西就越發的不利了。本來我不是見到一切，也非是大家都知道，所以我沒有寫這次大戰史的資格，同時也不想寫。不過只少是可以提出我本身所經歷的證言的，而且這也是我當然的義務。在這種義意之下，願盡我所能的最高限度，予以客觀而公正的陳述。

一九四〇年十月

安多列莫洛亞

譯者之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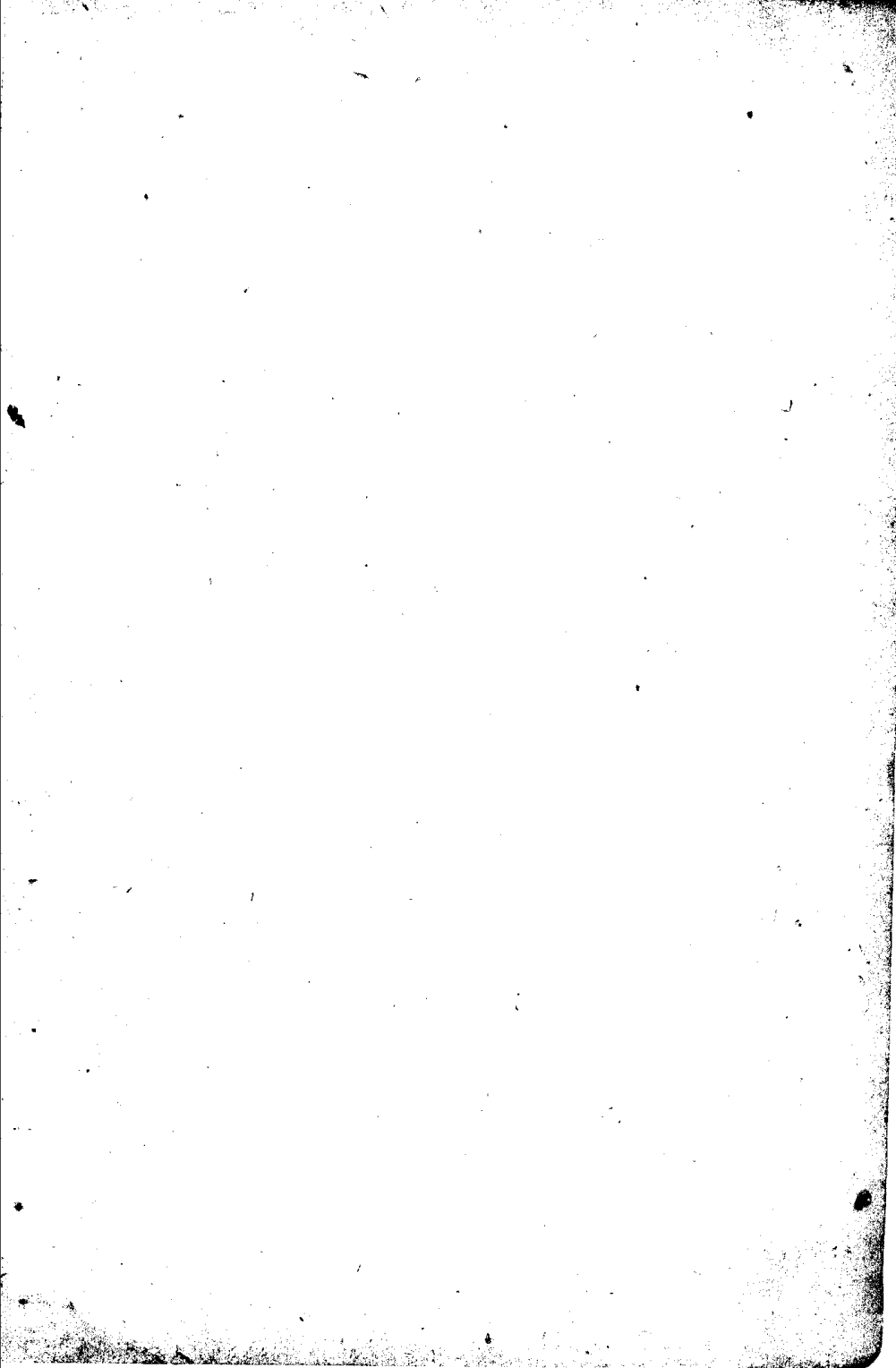
此書的原著者安多列莫洛亞氏，在第一次歐戰時曾充英法軍連絡武官，戰後，他便以此經驗爲題材，發表了處女作布蘭伯上校的沈默。其後更繼續寫了許多傳記，外史和小說。關於他的經歷，都有事實可考，現在我們不再贅述。在第二次歐戰爆發的時候，莫洛亞又被任命爲英法間的連絡武官，他來擔當這項任務，可謂異常適宜，因爲在英法軍政界的要人中，有好些都是他的相識者。

此書的內容，乃是描述法國在這世紀的暴風雨中敗倒的姿態，由於作者透徹的解析，銳利的觀察，技巧的筆法，以及身臨其境

的真實體驗，所以這現代史的大悲劇，便毫無遺憾的被描繪出來了。

法國失敗之後，莫洛亞氏就離開祖國，到美國去度他的漂泊生涯，現在擔任哈佛大學的「羅威爾講座」。此書寫於法國戰敗之後，原名爲「What Happened To France」，日本高野彌一郎氏曾根據 Denner Eindley 氏的英譯本譯成日文，由大觀堂出版。

現在復根據高野氏的日譯本譯成中文。但因時間短促，不但譯筆生硬，錯誤恐亦難免，此點尙祈讀者予以原諒並指教。



英法的戰備爲甚麼沒有弄好？

1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末的一天，在李斯利卿老夫人的客廳，我和溫司吞邱吉爾氏一起吃午飯。邱吉爾是這名門的老夫人的外甥，用過午飯後，他握着我的手腕，領我到一個小房間裡去坐。

「莫洛亞先生，請停下小說的寫作吧。傳記也不大合適啊！」邱吉爾忽然用冷然的口氣這樣說。我非常吃驚的凝視着他的臉色。

「小說不妥當，傳記也不成。每天寫一篇評論來代替那工作吧！」邱吉爾繼續的說着。「那評論，也只有一個內容。我們都知道，法國的空軍是曾居過世界首位的，可是現在已降到第四位或第五位的地位了。同時德國的空軍以前很軟弱的，幾乎等於沒有，然而今日已大有居世界第一位的形勢了。這個，正是這個！您回法國後，就把這項事實每天的寫起來吧。如果因爲您的作品而能振起法國上下的傾聽，那麼比您寫女人的愛

情，男子的野心之類的作品，不是更有意義更較偉大的事業嗎？」

對於這個提案，我回答道：「抱歉得很，因為我不是空軍的專門家，實在沒有談空軍的資格，假使勉強來談，恐怕也不會傾動人們的聽聞，爲我個人設想，還是照舊寫小說，著傳記比較合適吧！」

「您的念頭是打錯了」，邱吉爾的語氣雖是那樣銳利，却因有些口吃發音不大清楚，所以感到有一種爽快的風格。「您的思想是錯誤了。現在，所謂深感德國空軍威脅一事，的確是足以喚起法國民衆的興味的題目。您的祖國也許要被德國空軍給滅亡了呢。所謂文化與文學，那固屬是好的東西，但是，莫洛亞先生，失掉力量的文化，不久也要成爲死滅的文化呀！」

邱吉爾先生雖然給了我許多忠告，可是那樣的評論，我連一次也沒有寫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還痛切的感到遺憾呢，那一次的會話，真成了永遠的遺恨，給我留下了深切的印象。

那以後，有幾次我也曾捉住機會，向那方面的權威者探詢我們法國的空軍狀態。可

是他們的回答，不是取逃避的方式，便是帶着明鮮的悲觀氣息。

「如果開了仗」，里昂的轟炸隊司令官對我說。「我們只有勇敢的去死。祇有這件事是我們所能辦到的」。

「爲甚麼呢」？我如此的反問他。

「我們法國的軍隊第一人員極感缺乏。至於所使用的飛機，又多半是提不起來的舊東西，所以……」

到了一九三六年，情形就更加惡劣了。由於勞動者的怠工，政府當局的怯懦，官政治的繁文虛禮，以及委員會對於政府收買政策所發出的非法要求等等情勢，法國的生產就幾乎等於零了。一九三七年法國每月生產的飛機僅爲三十八架，這數字簡直使人難以相信。可是反過來看當時的德國，每月飛機產量已大有超過千架之概。

當法國的勞動者和資本家演着悲慘的抗爭時，而德國却正動員國家的總力，準備着作那雪恥的戰鬥呢。這當兒法國的一般人士，還在作着愚昧的夢境，他們在夢裡想望着納粹政權是軟弱的。

深知德國實力的人們，例如英國大使耶利克菲普斯卿，法國駐柏林大使福蘭溯彭塞等，幾年以來，關於此點都是屢次發過警告的。我和這二位外交官的晤談，雖是一九三七年的事，然而那時的情境，現在還清楚的記憶着。

「切莫以爲這是幻想啊！」彭塞先生說。「德國是具有强大力量的。這實力他們自己也深切的明瞭。於是爲了發揮這個實力他們已有了最後的決心。英法所應採取的道路，不過僅有兩條。那便是英法不顧一切，注全力於再軍備呢？或是向德國講求妥協融和的方策呢？捨此二端實無辦法」。

「不過，有妥協的可能嗎？德國果能願意妥協嗎？」我這樣的問。彭塞先生用諷刺家一般的銳利而辛辣的調子說：「德國是甚麼也不希望，同時又是甚麼也希望，德國是想着原動力的。現在德國的領袖們，都在期待着那明朗的祭典與偉大的象徵呢，假如在萊茵兩岸，各自樹起一架巨大的梯子，一方面有數百萬德國青年，手執納粹黨旗，同時另一方面有數百萬的法國青年，執着三色旗，這兩國青年勢均力敵，均各技巧的上下這巨大的梯子，並且在萊茵的中流泛起舟子，使法軍總司令官和希特勒遙相對峙。這樣，

德法兩國相互的理解，大概是可以成立的。但是在法國的背後必須有強大的軍備。法國如果照例的作着外交的辭令，以曖昧的，婉轉的態度來維繫德法的關係，同時法國若只空費時光去起草條約，發表政見，而不去製造飛機和戰車，那麼德國當然是只有向着戰爭之路突進了。法國也必要走上毫無勝算的戰爭的道路。——」

對德國新興的實力作正確評價的，並不止彭塞一位。此外還有就着納粹黨的軍費支出額與英法相比較，因而看出歐洲武力的均衡已生破綻，並就此理解向世人發過警告。法國駐荷大使拉羅秀氏曾對我詳細的說過以上的意見。

一九三六年以後，荷蘭要和德國協和，當時拉羅秀氏以爲這是不該加以非難的，拉氏說：

「對於德國的再軍備，英法方面沒有任何的抗議。一九三六年希特勒背叛了羅加諾協定，向萊茵區進軍時，法國是沒有理由不動一動手指去加以阻止的，於是法國總理便在電台廣播道：『我對於托拉斯堡已入德國大砲射程之內一事，決不能默視』，然而這話語裡，是沒有帶着些兒實行意思的。由於這種事實，荷蘭對法的信任便完全失掉了。當